

特别策划·聚焦新排长成长(下)

当最好的年华遇上军营

■本报记者 高立英

上有连长,下有班长,在连队,中尉排长是你找到的最小的“官”。

中尉排长李政阳,今年25岁。如果可以“穿越”,到2035年,他将步入40岁+,亲历军队基本实现现代化;到2049年,他将迈入50岁+,见证中国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目标的实现。

因为一个人,记者认识了一群人——投身强军实践的一代。在寻找“凌晨两点的中尉”过程中,记者渐渐发现,其实,这个中尉是谁并不重要。“投身强军实践的一代”不是贴在哪一个中尉身上的一个简单标签。虽然中尉们现在还不是军营的主导者,却是军队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。在不远的将来,他们即将站到时代舞台中央,成为强军事业的主要建设者、创造者和见证者。

强军梦是历史的、现实的,也是未来的。改革强军的事业推进需要新时代每个军人去担当。夜幕下,无数中尉们“很

拼”的样子在记者眼前拼成了一幅令人热血沸腾的画卷:投身强军实践的一代很可爱。

离开校园走进军营,新毕业的中尉身上或多或少有着这样那样的素质短板。他们不了解新装备新战法,他们不熟悉部队运作机理,他们知兵不深……但是,他们内心世界阳光,充满朝气锐

气,创新意识强烈,有的是闯劲和血性。

如今,社会上的“低头族”“空心病”“佛系青年”等,代表了许许多多90后和00后年轻一代迷茫的一面。即使军营是相对封闭的环境,军人也无法摆脱社会的印记。

在最好的年华遇上军营,中尉们更珍惜时间。《士兵突击》中许三多用一句

“有意义就是好好活,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”,刷新了很多人对生活的认识。在士兵许三多眼中,当兵是一件“有意义的事”。对年轻的中尉们而言,他们要走的军旅路,比许三多的路更长,碰到的迷惘和纠结也自然更多。一腔热血不能凉了,一颗滚烫的心不能寒了。他们需要不断的成功,来证明自己的坚守和付

出是值得的。

如果说新一代的中尉们有什么不一样,那就是他们拥有更多对军旅人生的思考,拥有更多改变现状的冲动和主张。他们会深入思考自己究竟想做什么。或许,他们与我们期望他们肩负的责任还不匹配,但他们一直在探索和努力。来自军营各方面的考验磨砺甚至高

压锻造,必将激活中尉们身上天然的生命基因,由此焕发出的新质力量也势必影响和改变军营。同时,新一代年轻军官们在改革强军事业中,获得了与新时代同频共振的价值观,迸发出更强劲坚定的前行力量。

军营改造着“凌晨两点的中尉们”,“凌晨两点的中尉们”也在悄然改变着军营。你所站立的地方,就是你的中国;你是什么样,你的军队就是什么样。

新一代年轻官兵已经登场,他们军旅生涯的起点和终点,必将参与、见证、伴随中国军队奋进新时代的壮丽征程。

“东方欲晓,莫道君行早。”每一代年轻军官都有自己的历史际遇,而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。

在最好的年华遇上军营,每一点努力都会见证成长,每一个凌晨都将迎来朝阳。祝愿和期待身处军营的每一个中尉,有梦就有远方。

你是什么样子,你的兵就会是什么样子

■李政阳

他可以忍受苦累,却忍受不了虚度光阴

时针指向夜里十二点,中尉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宿舍挪着步子。他躺在床上想着明天的工作,不一会就睡着了。

连部的文书伸了伸懒腰刚准备关电脑,一阵急促的电话声骤然响起。

连长紧急召集各级骨干,传达了明天上级来检查的通知。刚刚从被窝里爬起来的中尉如梦初醒:前些日子他去外单位学习,很多笔记还没有来得及补。

中尉写了一会停下来,甩甩发酸的手,看着周围奋笔疾书的战友,心里有些无奈。

中尉希望自己拿着的是红蓝铅笔,面前是一张作战地图……

学习室里最后只剩下了中尉。他看着天边渐渐明朗的晨曦,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

起床号把中尉吵醒。不管睡得多么晚,都要在这个时候起床。

检查组的车在门口停了下来,整个营区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,平常欢实的几条土狗也躲在树下。

检查组兵分四路,来到中尉他们连队的“领导”是一个年轻干部,也是中尉军衔。

检查过程很细致,好在没有发生大的差错。聊天中得知那位年轻的“领导”跟自己同年毕业,中尉顿时有点自惭形秽:自己还在基层趴着呢。

检查组在营区待了一天,中尉觉得时间好漫长。缺少睡眠让他精神有点不振。尽管今天没有搞训练,他却觉得很疲惫。

晚上七点,大家都去看新闻了。中尉坐在屋子里,本来想看会书,翻了几页却看不进去。

他还不到25岁,却时常感觉自己已经有点落伍。他可以忍受苦累,却忍受不了虚度光阴。

中尉想找个人说说话,翻开手机,大学同学群里已经好久没人发言了。找出通讯录,从头看到尾,也不知道打给谁。一个身影从门外晃过,中尉没好气地喊道:“看见你了,别藏了!”

同屋的下士闪了进来,一脸讪笑地对中尉说:“我搞了点好吃的,要不要来点?”一碗米线入胃,中尉感觉心情好了点。

下士意味未尽,一边擦嘴一边说:“这村里有一家牛肉火锅,味道还行;还有一家烤鱼店,价格便宜;五班有几个人上次去镇上发现了一家海鲜店。我就奇怪了,这大山里哪来的海鲜?下次咱也搞个海鲜锅来吃吃。”

中尉听了这番话笑了起来,“啥时候你们干工作有这种激情就好了。”下士摆摆手说:“人又不是机器,怎么可能24小时连轴转?没心没肺其实挺好的,你看我们班那几个新兵,虽然平时没少说他们,但还是该干啥就干啥。”

中尉叹了口气说:“我这个排长当得不好,自己的思想都不稳定。”下士笑着说:“我们都是凡人,总会有啥都不想干的时候,这也是正常的。”

中尉咬了咬嘴唇,心中的海浪在剧烈地翻腾。下士点了一支烟,接着说:“我17岁就去工地搬砖了。大家说我体能猛,那是因为打工时吃了太多苦。”



下士偏过头来,一脸戏谑地对中尉说:“别伤春悲秋了排长,还等着你快点提拔关照我呢。”

中尉脱口而出:“我看难。”

下士哈哈大笑:“那就当个小官,能和我一起吃米线的那种,比如现在就挺好。”

夜幕中划出好看的弹道,这是军人独有的美景

中尉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演习,全员全装的部队令他心潮澎湃,虽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大场面了。

老式站台迎来了“老朋友”:各式各样的装备排成长龙准备上平板,远处拿着加固器材的士兵在静静地候着,警戒分队的炮口慢慢地升起来……

这样的场景令中尉很兴奋。曾经,以为自己是将才,运筹帷幄、指挥千军万马;现在,全连拉出去,车辆能顺利抵达他都觉得自己“很能”。

全连车辆装载完毕,再次下火车时,他们面对的将是异地的别样风景。

凌晨时分,车队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全连睡单兵帐篷,明早起床再搭班用帐篷。中尉转了一圈,发现排里的帐篷少了那么一两顶。这也不是什么问题,两个人挤挤就行。中尉找了一顶钻进去,和衣而卧。

不一会,一个新兵也钻了进来。中尉睁开眼睛说:“帐篷不够,一起凑合一下。”新兵听见中尉的声音怔了一下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中尉想起刚下连时给他让床铺的那个兵,不知道他退伍以后过得怎么样。

中尉醒来的时候还不到六点。他爬出帐篷,发现连长和几个士官在不远处商量着什么。

中尉走过去,掏出烟来发了一圈,自己也含了一根。旁边的下士利索地点上火。这是连队开会的经典模式。

连长紧锁着眉头,“刚接到命令,上午搭帐篷的计划取消,全连上阵地构筑工事。”

太阳不算很烈,阵地上的人却已经汗流浹背。中尉拿着鹤嘴锄刨了一会,腰酸腿疼得受不了。他支起身子,朝四周望望。远处,有一个他无比熟悉的身影:戴着白手套,挥锄的频率永远富有节奏。那是他刚下连时的班长,一个第八年的中士。

中尉朝中士走了过去。中士也看见了中尉,挥锄的动作只是稍微放慢了一点,却没有停下来。

中尉走到他身边,笑着说:“两年前我见到你时,你就是这个样。”

中士头也不抬:“两年前的你,可比不上现在的你。”

泥土被一锹一锹地挖出来,火炮掩体已经基本成型。中尉有些惭愧,他的工作量尚不及中士的三分之一。

中尉看着中士,在那一刻他明白了“骨干”两个字的含义。老兵是部队的财富,士官是基层的中坚。

那夜,实弹射击。全连火炮齐射,在夜幕中划出好看的弹道,这是军人独有的美景和浪漫。

中尉看着手表,又是一个凌晨两点。

退伍是一个瞬间,不是永远

夏末秋初,又到军营离别的季节。半年前叫唤着要退伍的家伙现在都销声匿迹了。真正的离别,向来悄无声息。

中尉穿过半个营区来到后山猪圈。他知道,这里的主人想回家。饲养员是一位下士,从年初离开班排来到猪圈。这里有他亲手养大的10多头猪,一个个膘肥体壮。

中尉走到窝棚里坐下,往灶台里面塞了几个土豆。他看着下士打趣说:“你对猪还真好,从来没请我吃过土豆。”

下士摆摆手说,随便吃。

猪圈起初只是一块洼地,下士一个人把它修成了猪圈。泔水不够吃,他自掏腰包买土豆白菜。

在别人眼里,这是臭烘烘的猪圈。对下士来说,这是他对军旅生涯最后的一点交代。

中尉一边翻着土豆,一边自言自语:“曾经全旅跑得最快的战士,现在成了优秀的饲养员,这算新闻么?”

下士淡淡一笑,“没什么,每年比武都会有很多尖子出彩,这是自然规律。”

两个人海阔天空地聊天。下士说,中尉刚下连时有次早上出操穿错了衣服,中尉变成了上等兵。中尉说,下士有次帮厨把糖当成了盐,于是全连品尝了一次上海风味的西红柿炒鸡蛋。

看着后山上落日的余晖,中尉想尽最大努力挽留这个优秀的士兵。于是,他用极为蹩脚的技法开始了游说:“新装备下连了,你不是一直想玩火控么?留下来吧,连队需要你这样的骨干……”

下士诚恳地说:“当兵5年,我感觉自己要换个活法。”

下士说出了很多兵的心里话。中尉笑了笑,把手里的土豆放到一边,“我毕业快两年了,还没学会怎么带兵。”

下士看着猪圈,一边添食一边说:“道理很简单,兵熊熊一个,将熊熊一窝。你是什么样子,你的兵就会是什么样子。”

中尉明白,主官是基层连队的灵魂。一个嗷嗷叫的连队,其背后必然会有风风火火的连长或者指导员。

中尉觉得,自己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毕竟,自己还太年轻。

下士说:“排长,你还是挺不错的,部队有铁的纪律,可也需要人情味,这方面你做得不错。”

退伍仪式依旧未变,变的只是台下的老兵。中尉面向士兵,替他摘掉肩章和领花。士兵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,眼泪却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中尉拍拍士兵的肩膀,什么话也没说出来。

军装已经“长”在他们身上了,现在突然脱下来,肯定会很痛。

中尉骤然明白,退伍是一个瞬间,而不是永远。

我不是什么机关干部,还是你们的排长

这一年秋天,中尉被旅机关选调,暂时成为了一名干事。下山的时候天色阴沉,中尉心事满满。

破旧的客车离开小镇,沿着公路缓缓行驶。远处的山峦在视线中起起伏伏,中尉的心随着颠簸的客车一路忐忑,他突然有些想连队的那群兵了。

机关大院近在咫尺。对于很多基层军官来说,这一级的机关是起点,抑或是终点。

中尉到科里门口,喊了声洪亮的“报告”,随即发现了一个很要命的问题:屋子里面坐了两位少校。中尉打量了一下,朝着看上去稍为年长的那位走去。刚要说话,结果人家手一指,小声说:“那边的才是科长。”

中尉大窘,他只好走过去重新报告。科长点点头说,上来了就好好工作,不会的东西就问其他同事。

中尉开始了他的机关生活。他发现,机关的工作也很多,他每日发通知、写材料,还有上级赋予的其他各种各样的任务……工作很忙碌,只是快乐很少,心里有些空。

办公室的挂钟指向凌晨两点,敲着键盘的中尉昏昏欲睡。这几天要写的材料实在太多了。办公室只剩他一人,中

既是基层一线战斗员,又是离战士最近的指挥员,排长的作用格外重要。图为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7连连长陈云(左三)带领小分队例行巡逻。徐先传摄

尉想起下午的时候,科长要他往基层发通知。

中尉犹豫了一下:“今天下午已经发了两个通知,都是要下午五天前上报……”科长无奈地笑笑:“今天的工作,能推到明天吗?”

中尉只好把通知发下去,他知道各营连的文书,一会儿就要手忙脚乱。

中尉合上电脑关掉灯,写了一夜的文件,脑子快要烧掉了。中尉叹了口气,机关的凌晨两点他已经见了很多次,今夜天边还挂着月亮。

中尉来到操场,跑了几圈觉得气喘吁吁,加班熬夜很伤身。他躺在草地上,一任月亮的光华洒落在身上。

远处的哨兵早就注意到他,中尉很希望哨兵走过来,询问今晚的口令,可是哨兵始终没有。中尉有些失望,他在想“小四川”是不是还在路灯下看书。

在机关里,中尉遇见了很多真心教他本事的前辈。最让他开心的是,有一位学长和学姐也在机关。

周末,学姐邀他去做客。餐食就是火锅加外卖,中尉看着热气腾腾的火锅,心里暖洋洋的。学姐说:“看你整天都在办公室埋头苦干,累不累?”中尉摇摇头说:“没啥,年轻人吃点苦,很正常。”

学长鼓励道:“你好好干,未来肯定比我强。”

周末的晚上,中尉一个人来到器械场。一个列兵正在练单杠二练习,显然他还掌握技巧,力量也不够。

中尉上去翻了几个,列兵一脸羡慕。中尉拍拍列兵的肩膀说:“你也可以的,我当新兵时,单杠一练习都上不去。”

列兵沉默不语。中尉好久没跟士兵聊天了,他问列兵是不是有心事。

列兵回道:“我想去战斗连队……我不想把两年时间,都耗在岗亭里。”

中尉感觉这个列兵不一般。有想法的人,都很了不起。

这一年的春天来得有些早。三个月的借调期很快结束了,中尉乘车返回连队。

客车驶进大山,手机信号由4G变为2G,再由2G变得更微弱。两年前的那个夏天,他也是这样来到大山。

中尉下车,上山,贪婪地吸了几口山上的空气,一切都如往常般熟悉。刚走到半山腰,他发现新车场已经修好了。

全营几十辆战车静静地停在那里,仿佛等着他的归来。几个年轻的战士跳下车,跑过来逗他,“机关干部到连队检查工作了?”

中尉摆摆手:“我不是什么机关干部,还是你们的排长。”



版式设计:梁晨

